

俄罗斯文化之旅

文 池/主编

在北大听讲座

第八辑



新世界出版社



俄罗斯文化之旅

文池/主编 本册编者/魏波/刘岩/刘涛

在北大听讲座

第八辑



新世界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在北大听讲座 (第八辑): 俄罗斯文化之旅/文池主编.
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02.9
ISBN 7-80005-843-3

I. 在… II. 文… III. ①社会科学—中国—文集
②自然科学—中国—文集③文化事业—概况—俄罗斯—文集 IV. Z4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76947 号

在北大听讲座 (第八辑) ——俄罗斯文化之旅

主 编	文 池
责任编辑	周奎杰 慧 钰
封面设计	大家设计工作室
出版发行	新世界出版社
社 址	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邮 编 100037
电 话	86-10-68995424 (总编室)
传 真	86-10-68326679
电子邮件	nwpcn@public.bta.net.cn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市海日印刷厂
开 本	1/32 (850mm×1168mm)
字 数	209 千字 印 张 10.25
版 次	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~10000 册
书 号	ISBN 7-80005-843-3/G·374
定 价	19.80 元

新世界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新世界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序

上个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，还是我在北大读研究生的时候，讲座已经成为北京大学校园学术活动和文化活动的一景。那时候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刚刚结束，国家迎来了科技文化的春天，沉默了多年的学术界、文化界人士活跃起来，纷纷来北大做讲座，与北大学子进行对话和交流，他们把能应邀来北大做讲座视为一种骄傲和荣誉。我记得，杨振宁、李政道、李德伦、刘长瑜、范曾、盛中国、王蒙、张洁、白桦、郑小瑛等人都曾经来过北大，为北大学子做过精彩的讲座，那些讲座不但开阔了学生的学术视野、活跃了学校的学术气氛，而且也丰富了学生的文化生活、提高了学生的人文素养，他们做的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。我是校园讲座的积极参加者，因为我觉得讲座是接收知识和信息的一种快捷形式，再则，在讲座上能亲眼见到自己仰慕已久的名人，对我来说也是一件幸事。

那时候，三角地广告牌上贴的各种讲座的广告令人目不暇接，同一天晚上竟然能有三四个讲座，你真不知该去听哪一个。在这种情况下我往往采取“跑场”的办法，就是先选择一个自己最感兴趣的题目去听。如果讲座内容与自己的

兴趣相投，那就多听一会儿，如果讲座不大对自己的胃口，那我就开始“跑场”，几个讲座都去听听，以获得更多的信息。有时候，去听某个人的讲座纯粹是为了目睹讲座人的风采。我记得我去听杨振宁教授的讲座就是出于这种心理。那是1979年，有一天我见到三角地的布告栏上贴着一个布告，说杨振宁在办公楼礼堂做讲座，说真话，就连讲座的名称我都看不懂，可我还是决定去听，目的就是想亲眼见见这位著名的科学家、诺贝尔物理奖的获得者。杨振宁先生在讲座前有一段十分精彩的“序言”，他简短地回忆了自己当年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情况，他感谢周培源、王竹溪等教授对他的教诲，他认为他在西南联大打下的物理基本功，让他终生受益。这些我听懂了，心想就凭这点我这趟就没白来。后来，等到杨振宁先生的讲座进入正题后，我就什么都听不懂了。但我并没有离开办公楼，因为我被杨先生的演讲风度和人格魅力所俘虏，不知不觉便到了讲座的结束。那次讲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至今我仍认为那是一次很好的学习和收获。

如今，校园讲座走过了20多年的历史，已经成为北大校园学术活动和文化活动的一种传统。

俄罗斯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，它以自己独具一格的精神内涵和审美特征立于世界文化之林。俄罗斯文化的特征林林总总，但我们可以用几句话对俄罗斯文化的总体特征予以概括，那就是俄罗斯文化“起步晚、进步快、特征明、水平高”。众所周知，俄罗斯民族文化的

历史不要说与像中国、印度、埃及等这样的东方民族的古老文化相比,就是与西欧的意大利、希腊、英国、法国等国家文化相比,其发展历史也是比较短的,仅仅有一千多年的文化发展史。因此我们说它是“起步晚”。然而,自从公元 988 年罗斯受洗之后,俄罗斯文化开始迅速地踏上了发展道路,特别是 18 世纪的彼得大帝时代一下子把俄罗斯文化的发展带入了一个新时代,到 19 世纪,俄罗斯文化以自己独特的、崭新的面貌进入世界文化发展的轨道,与世界文化同步发展,达到了相当的高度。这不能不说是“进步快”。俄罗斯是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国家,这种地域状况构成了其欧亚文化这一明显特征。此外,俄罗斯文化与拜占庭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,俄罗斯文化是在基督教传入后确立和发展起来的,因此,俄罗斯文化的宗教性又是俄罗斯文化的另一个明显特征。这就是我们说的俄罗斯文化的“特征明”。至于说俄罗斯文化“水平高”这点就更好理解,不言自明了。俄罗斯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虽然不长,但是它却在很短的历史时间内,文化的各个门类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,都达到了辉煌的程度,令世人赞叹和折服。

20 世纪末,俄罗斯文化的发展遇到了挑战和危机,俄罗斯文化有渐渐丧失自己民族文化特征的倾向,这其中的原因当然有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发展的划一趋向的影响,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俄罗斯文化受到西方,尤其是美国文化的冲击,俄罗斯文化中出现了一些与传统文化不协和、甚至是相悖的东西,我认为这是俄罗斯民族文化发展的一大悲

哀。还有一种现象也值得引起我们的思考，那就是在俄罗斯，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，文化的市场化使某些传统文化现象变得俗不可耐，这是俄罗斯文化发展的一大遗憾。这些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对俄罗斯文化发展的思考和忧虑。

今年，北京大学博士生联谊会组织举办的“俄罗斯文化系列讲座”，组织者请来了 11 位学者，围绕着俄罗斯文化主题，就俄罗斯文学、历史、哲学、宗教等方面进行专题论述，使北大学子们能够比较完整地了解俄罗斯文化发展历史，品味俄罗斯文化的精髓，认识俄罗斯民族的思想探索和精神追求，看到俄罗斯文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，这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。据我了解，在北京大学的校园讲座历史上，像这样长时间的（每周一讲，时间长达两个多月）、涵盖俄罗斯文化几个主要方面的系列讲座还不多见，这是对北大校园讲座传统的弘扬。这个系列讲座还有一个特点：讲座者大都是来自首都高校和研究单位的中青年学者，他们的思想都十分活跃和前卫，所讲的内容均为自己的研究课题，因此具有相当的学术品位和内涵，我相信，这本讲座文集有助于青年人认识和了解俄罗斯文化，并引起广大读者对俄罗斯文化的关注和兴趣。

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教授，博士生导师
任光宣

2002 年 6 月于燕北园



①



②



④



⑤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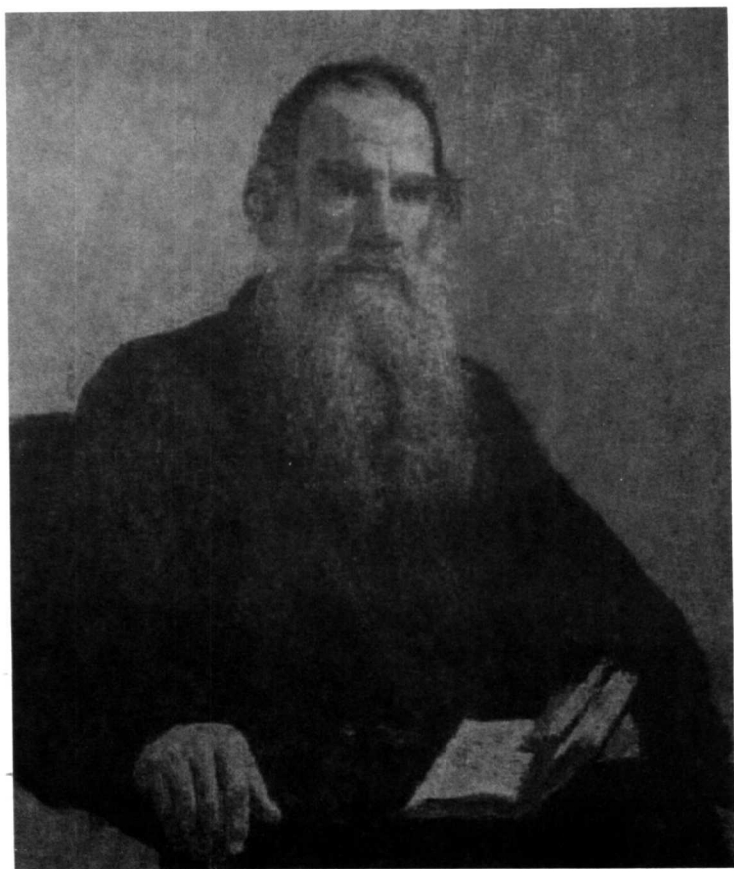
③

▶ 走进俄罗斯

- 1/圣处女修道院
- 2/红都
- 3/莫斯科夜景
- 4/金色少女
- 5/克里姆林宫
- 6/红场雕塑



⑥



列夫·托尔斯泰（1828-1910），19世纪俄国最伟大的作家。出生于贵族家庭，1840年入喀山大学，受到卢梭、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影响。其成名作：自传体小说《童年》（1855）、《少年》（1857）。1863-1869年托尔斯泰创作了长篇历史小说《战争与和平》，这是其创作历程中的第一个里程碑。1873-1877年他经过12次修改，完成其第二部里程碑式巨著《安娜卡列尼娜》，小说艺术已达炉火纯青。70年代末，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发生巨变，写成《忏悔录》（1879-1882）。80年代创作的长篇小说《复活》是他长期思考、艺术探索的总结，也是对俄国社会批判最全面、深刻、有力的一部著作，成为世界文学不朽名著之一。托尔斯泰晚年力求过简朴的平民生活，1910年10月从家中出走，11月7日病逝于一个小站，享年82岁，一代文学巨匠走完了其人生旅程。



《白嘴鸦回巢》是萨甫拉索夫的代表作，也是俄国现实主义风景画的时代标志。车尔尼雪夫斯基把它与柴可夫斯基的钢琴组曲媲美。斯塔索夫说它具有俄罗斯现实主义的划时代意义。寒冷的俄国，每年白嘴鸦欢跃归巢象征着春天的苏醒。尽管大地还是显得那样荒疏，积雪还未完全退去，可是自然生命的强音已开始来临。尽管寒冻的色调还死气沉沉地笼罩着整个大地，但白嘴鸦却已预感到一种春的暖意。这种景象是俄国农民和劳动者熟悉的。因而激动了当时展览会上所有的观众。它似乎不仅是一幅理想化的风景画，而是可以使人呼吸得到空气的感人实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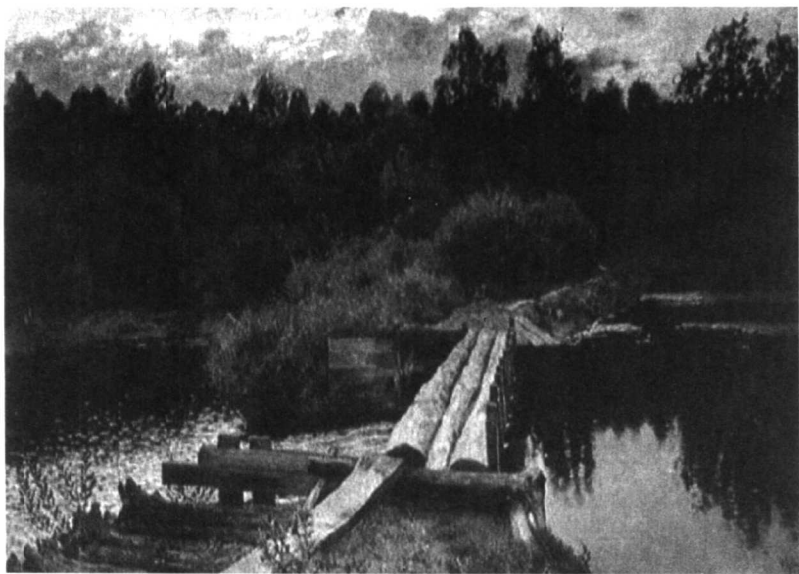
萨甫拉索夫在自己的风景画上注入了对祖国的真挚爱情，因而，几乎他的每一幅风景画都能打动观众，尤以这一幅《白嘴鸦回巢》为最成功。

这幅作品作于1871年，现藏于苏联特列奇亚科夫画廊。

1872年，俄国著名画家伊凡·尼古拉耶维奇·克拉姆斯柯依从社会道德观出发，画了几幅寓意性的油画。在这类题材中，他往往以旧瓶新酒的方式，转用传统故事或宗教形象。这幅《沙漠中的基督》即是一例。他借用基督故事，以影射当时知识分子在真理与名利诱惑之间的抉择。这个基督显得十分深沉，毫无宗教的神秘性，其实是现实生活里的一个走在十字路口的知识分子典型。画家用宗教人物来体现进步的俄国知识分子的悲剧性。

这幅《沙漠中的基督》作于1872年，现藏于特列奇亚科夫美术馆。





列维坦是俄罗斯的色彩抒情诗人，列维坦的风景画深得巡回展览协会画家的赞赏。列维坦于90年代完成了四幅最成熟的作品：《弗拉基米尔卡》、《晚钟》、《墓地上空》和这一幅《深渊》。

他所作的风景题材，往往采自俄罗斯民歌、民间传说和具有回顾性的革命纪念地。他的《弗拉基米尔卡》被评为“俄国的历史风景画”。把普希金关于“路”的诗篇和“弗拉基米尔卡”这条路的历史回顾相结合，表达了丰富的历史观。这一幅《深渊》取材于民间故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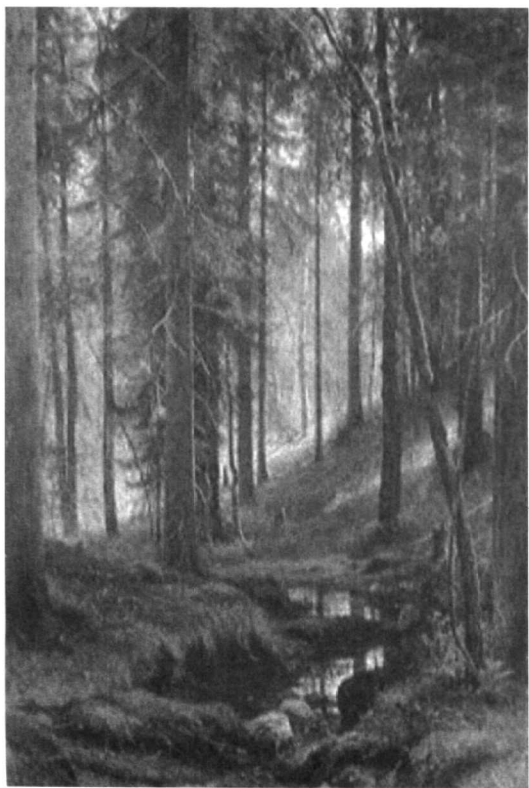
《深渊》作于1892年，收藏于莫斯科特列奇亚科夫美术馆。



苏联画家阿尔卡迪·亚历山德罗维奇·普拉斯托夫的名画《春》描绘的是俄罗斯民间寒冷地区的传统风俗，户外冬浴，以除旧岁。这是一幅富有观赏性的佳作

这幅画的总体色彩是明快与温馨的。飘拂的雪花，更添俄国的风情。画上寒暖的对比，被中间裸体少女的肤色及其长长的披肩金发所强化，从而洋溢着一种喜悦与欢快的情绪。画家将此画题为《春》，其用意即在于此。这里的春，既没有抽芽的嫩枝，也没有早开的鲜花。它所展示的尽是令人兴奋的寒意。这就使我们想起雪莱的名句：“如果冬天到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”普拉斯托夫在用民间喜闻乐见的春意形象，来歌颂春的“女神”，歌颂俄罗斯的风俗美。

此画作于1954年，现藏莫斯科特列奇亚科夫美术馆。



被称作“森林的歌手”的伊凡·伊凡诺维奇·希什金，他的风景画多以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树林为描绘对象了。那些漂亮的树木昂然挺立，充满生机。繁木菁林，疏密有致，大森林的美与神秘，被渲染得淋漓尽致，真是美不胜收。这一幅《松林溪泉》也别有一番画趣。画家择取森林一角的溪谷作对象。中间有一泓溪水、浅浅地潜流着，画上似会溢出汨汨之声。远处光色朦胧，暗示那边光线强烈，把那稀疏的林地照射得神奇无比。

希什金所描绘的树木和森林，无论是独株，还是从林，都带有史诗般的性质。树木的形象豪放、雄伟，且富性格。恐怕这就是俄罗斯民族所特有的性格吧。

《松林溪泉》作于1880年，现藏基辅市俄罗斯艺术博物馆。



《红军来了》是莫伊谢延科的成名作。这幅画描写国内战争时期他童年的感受：一些在驱逐白匪的红军骑兵夜间突然开进一个小村，骑兵飞驰，就象电影镜头那样，人和马都在快速地流动，对面一家农舍的窗内亮了灯，一个连衣服也未穿好的小伙子从屋里跑出来，惊喜地出来迎接。近景是木栅的一侧，构图自然独特。速写一般的色彩笔触，亮处用白色，其余是朱红、蓝色，光线与空间感显得很不稳定。红军骑兵形象坚定有力，英勇豪迈。歌颂红军的神速，就是这幅画的主题。

这种处理手法在苏联当代写实主义绘画中是显得个性鲜明的。它具有一种爱国主义激情，因而受到国内广大观众的喜爱。

《红军来了》作于1961年，1969年收藏于特列奇亚科夫美术馆。



库茵芝是俄国巡回展览画派的重要成员之一。他爱画乌克兰平原的傍晚、晨曦、月光与夜色。

这一幅《白桦林》是画家于1879年展出的三幅新作之一（其余两幅是《雷雨之后》、《北方》）。三幅画格调一致，均以色彩的光影对比为表现特色。使平凡的景物在画上别具一格，充满造型趣味。

白桦林地阳光充足，一面背阴，一面向阳，异常鲜明。在每一棵白桦树上也有诱人的阳面与阴面之分，它具有简洁、明快、多情和色彩的魅力。比细腻的中调子更富诗意，也更引人产生幻觉。所以，后来列宾称赞库茵芝的这种画面是“触动观众心灵的诗”。

此幅《白桦林》现藏莫斯科特列奇亚科夫美术馆。



《月夜》是一首爱情诗。是俄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画家克拉姆斯柯依所画的一幅富有诗意的油画，它有着俄罗斯民族性和文学性，与画家九年前完成的那幅《五月之夜》，可称为姐妹篇。在《月夜》中，画家用银灰色调子来渲染恬静的夏夜：这里没有微风，参天的菩提树作背景，它象神话一般，蔷薇花丛的幽香沁人心脾。一个穿白色衣裙的美丽姑娘，独坐在池塘边的长椅上。池中漂浮着洁白的睡莲和墨绿色的菖蒲，周围的色彩与姑娘的情绪配合得十分和谐。迷蒙的月光洒满园林，恍若仙境，使人向往，又使人陶醉。

画上的主人公对眼前的事物无动于衷，她已沉入回忆之中，脸上略带忧伤。此情此景，使人们想到屠格涅夫在小说《僻静的乡村》中所描写的情景，不过它决不是小说的注脚。

此幅《月夜》作于1880年，现藏于特列奇亚科夫美术馆。